

资本、共享与 21 世纪慈善

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卢德之

2012 年秋天，我曾经做过一场演讲，题目就叫《慈善就是共享》。四年后的今天，“共享与慈善”被搬上了中国慈展会的大讲堂。这说明，共享已经初步成为一种社会共识。做慈善需要爱心与目标，也是需要钱的。所以，慈善领域的一个核心主题，就是“资本与共享”。

在杭州召开的 G20 峰会上，各国的首脑们对全球的发展进行了充分的讨论，形成了许多发展的共识，集中到了两个关键词：一是资本，二是共享。由此我更加深刻地感到：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，这是一个走向共享的时代，这是一个用共享治理资本的时代。

围绕这个概括，我谈四点认识。

一、资本的能量

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表明，资本从总体上看是一个好东西，资本拥有巨大的能量，但是资本的能量又是有正负之分的，既有发展的正能量，也有破坏的负能量。随着资本的发展，经济越发达，社会不断进步，财富越来越多，大家的日子就越来越好过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资本已经日益成为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。这是资本的正能量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的负能量，特别是资本发展到现在，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几乎控制了经济、科技、政治、社会等，控制了产业资本、社会资本、人力资本等，乃至对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。资本在不断地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，也使全球面临着异化的风险。

二、三种现代资本观

21 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资本观。第一种是比尔·盖茨提出来的创造性资本主义或慈善资本观。资本主义放大了人性中的利己一面，因此促进了市场活跃、经济发展和人类财富的增加，但也进一步拉大了贫富的差距。为此，利他非常重要，创造性资本主义则可以通过按照市场规则，发展基金会、社会企业、影响力投资等，通过慈善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、促进社会发展，使资本美好的一面、正能量的那一面得到充分的放大与发展。

第二种资本观是托马斯·皮凯蒂的新制度资本观。托马斯·皮凯蒂研究认为，投资的回报率已经远高于 GDP 增长率，劳动价值被资本价值取代，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本的代际传承等进一步导致分配扭曲、贫富差距扩大。皮凯蒂认为应当通过增加全球富人税赋的方

式遏制资本负能量。托马斯·皮凯蒂提出的办法非常大胆，也非常真诚，但难度也非常大。尽管如此，这显然是一种约束资本负能量的制度设计与发展建议。

经过这些年的探讨，我认为应当在全社会建立一种共享资本观。资本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。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初以前，应该说这是一个资本大发展的阶段。从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叶是第二阶段，从总体上看是对资本进行约束的阶段，比如说出现了福利国家政策等等。21 世纪以来则是第三个阶段，是一个需要综合的治理资本阶段。首先，我们要给资本发展找到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就叫共享。第二就要有治理手段。治理手段就是要进行物理治理，也要实行精神治理。所谓物理治理，就是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，通过制度优化来控制资本恶的一面、发扬资本善的一面。所谓精神治理，就是要通过价值观、财富观等，比如说用资本精神来治理资本，引导资本向善。第三，就是要强调国际治理与国内治理并举。国际治理应该以“多级均衡、协同共享”的方式来进行，国内治理则要以协同共享的方式来实现。

三、共享的基本形态与现代共享的发展阶段

共享就是指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共同发展的状态。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共享追求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能与场，我称之为共享能和共享场。共享能是指人们在共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能，包括共享的动能与势能。这种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发展性，并且一种能量场，就是共享场。共享场积聚了大家对共享发展的理想与追求。充盈着共享能和共享场的社会形态，可以称之为共享社会形态。具体而言，共享社会形态应当有五大具体实践形态，即共享政治、共享经济、共享社会、共享文化、共享生态。就中国的共享发展来说，这五大实践形态都处于发展过程中，而且需要深刻而深入的引领。比如说，以民主、法制、协同发展来引领的共享政治形态，以互联网来引领共享经济形态，以社区治理、公益慈善来引领共享社会形态，以共同价值来引领共享文化形态，以环境友好、可持续发展来引领共享生态等，都需要理念的引领与制度的保障。

人类发展到现在一直在寻找共享的思想理念以及方式与方法。在我看来，中国现代共享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。一是共产共享阶段。我们希望共享，共享是我们的目标，但是手段是共产；产共了，却长期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用来共享。所以，走上了改革与开放的发展道路。二是分产共享阶段。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，然后带动大家共享致富。现实的情况是，一部分富裕起来了，但是没有很好地走上共享的道路，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。现在，我们走上了共享发展的新时期，应该把产权和享权在制度上作一种适度分开，在分产的基础上实现共享。从财富发展与分配上看，如果有钱人如果不主动“共享”，就有可能被“共产”。中国政府已经把推动全社会共享发展确定为国家的发展战略，并且走上了共享发展的道路。

四、慈善就是共享

慈善是最古老，也是最基本的共享的形式。共享有两种方式，一是强制共享，比如通过税收制度，包括遗产税和高消费税，及社会福利制度，促进社会共享发展；二是自愿共享，就是我们讲的公益与慈善，以此促进财富让更多的人得以共享。强制共享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，通过制度体系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机制，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。自愿共享则需要通过慈善的方式来完成，慈善也需要建立和完善制度体系，要从传统慈善、现代慈善发展到 21 世纪慈善，在完善慈善的法律体系基础上，把慈善的目标、对象与 21 世纪人类发展结合起来，让共享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。

围绕 21 世纪慈善，我在多个场合讲到了几个新的概念：一个是“富人困境”。一个有钱人，如果没有我说的那种“资本精神”，拥有巨额财富之后，可能得不到自己期待的快乐，反而越活越难受，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越难受。一个人创造了这那多财富，自己却没法享受完，能不难受吗？所以，许多富人在死的时候比穷人更难受。如果把钱给后代，后人又没有参与到财富创造过程，对财富没有深入的理解与科学的认识，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，就可能很容易失去。更何况在这个过程中，后代还可能互相争夺财产，发生一系列家族矛盾和纠纷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富人将面临的困境。二是“财富魔咒”，就是“富不过三代”的问题。一个家族，第一代赚钱，第二代花钱，到第三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财富了。这个“财富魔咒”在西方已经通过一定的方式，如慈善等给打破了，在东方虽有所突破，但还拭目以待。三是“慈善定律”。一个人通过慈善的方式，越帮助陌生人，就越能消除对社会的恐惧感；越帮助弱者，内心就越强大；越传递爱心，就越有快乐感、幸福感，社会也就越温暖，越有安全感。这就是我所说的“慈善定律”。

最近，我一直在思考又一个慈善概念，叫做“慈善之剑”。慈善发展到 21 世纪，不仅要强化慈善“柔软的功能”，还应当发挥慈善“强硬的功能”，发挥慈善对社会发展、对全球发展中的一种像利剑一样的果敢功能。比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帮助解决了伊朗危机问题。这完全是一种慈善行为，却达到了消除战争的目的。我知道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认为慈善有中医所说的“针灸”的作用，在关键的穴位上扎一针就可能改善全身的问题。如果说美国的企业家、慈善家们打开了现代慈善这扇大门，引领和成就了 20 世纪的全球慈善，那么 21 世纪慈善，则是以全球治理、全球共享为目标，以东西方文化融合为桥梁，以慈善方式与方法来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种全新的慈善形态。而且，东方文化与东方方式，很可能引领 21 世纪慈善发展、引领 21 世纪全球共享发展之路。

当然，让慈善作为共享的手段，从本质上看仍然是共享的一种路径，倡导的是“人人参与、人人受益”的原则与方式，目的是通过慈善达到“四感统一”。就是说，无论富人还是穷人，只要参与到慈善中来，都会享受了四种感觉：一是参与感，二是获得感，三是尊严感，四是幸福感。从“四感统一”的过程上看，穷人和富人在层级与时间上看，是存在

一定差别的，具体到参与感、获得感、尊严感等都有所不同，但是最后得到的、享受到的幸福感则是一样的。

19 世纪初，黑格尔认为，人类历史是伦理发展史，人类“共同体精神”推动历史的发展，侧重的可能是“精神”。19 世纪中后期，马克思认为，人类历史是市民社会——经济发展的历史，侧重的可能是“经济”。面对 21 世纪，我认为，人类历史可以描述资本——财富——共享发展的历史。人类历史发展既在于经济，也在于精神。21 世纪发展应当是全人类作为整体在 20 世纪基础上的发展与进步，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与共享才是人类发展的主旋律。人类发展既需要经济基础，或者说物质基础，也需要精神基础；仅有“物质”不行，仅有“精神”也不行；必须把经济与精神结合起来，才能构成社会发展的主旋律。我们谘身 21 世纪发展应当有更加广阔的视野。

可以说，21 世纪以前，全人类主要力量都放在发展上，为此而不懈地与自然、社会与人类本身斗争。可以预见的是，从 21 世纪开始，人类在追求发展的同时，应当思考人类与自然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，所以，人与人之间，人与自然、社会之间，国与国、地区之间必将在发展理念上超越过去，从斗争、竞争走向交流、合作，走向共享。

结论，第一，资本是人类文明发展最基本的物质基础，可以说资本精神是人类文明发展最基本的精神基础；第二，走向共享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；第三，慈善是走向共享的重要途径。为此，全世界的慈善人应该联合起来。这个时代如果富人联合起来，穷人就可能不好过；穷人联合起来，富人更不好过。所以我认为，慈善是好人做的事，慈善人是好人。好人联合起来，这个世界才会更加美好！祝福慈善人，祝福 21 世纪！